

无影灯下

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
人性的光辉终将扫除阴霾。

张建栋 徐照青 林蔚然◎著
紫龙晴川◎改编





无影灯下

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
人性的光辉终将扫除阴霾。

张建栋 徐照青 林蔚然◎著——

紫龙晴川◎改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影灯下 / 张建栋, 徐照青, 林蔚然著; 紫龙晴川
改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04-2493-9

I. ①无… II. ①张… ②徐… ③林… ④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890号

无影灯下

作 者: 张建栋 徐照青 林蔚然

责任编辑: 陈 琼 张 怡

改 编: 紫龙晴川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6899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张: 19.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493-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8638



无影灯下

作者简介

张建栋 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理事。导演作品：电视剧《刑警本色》《让爱做主》《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绝对控制》《靠近你，温暖我》《我们生活的年代》《柳叶刀》等。

徐照青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故事片导演专业，2002年开始担任影视剧编剧。作品：电视剧《我们生活的年代》《我为出嫁狂》，电影《志愿者》《伟大的伟》等。

林蔚然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96级本科班，曾任北京《新剧本》杂志社副主编。现为北京京剧院编剧、国际戏剧家评论协会（IATC）中国分会理事、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作品：小剧场话剧《请你对我说个谎》《爱无能》，曲剧《歌唱》，电视剧《我们生活的年代》等。

无影灯下

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
人性的光辉终将扫除阴霾。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暗涌	黑手	纠葛	裂痕	端倪	变故	陷阱	真假	疑团	挣扎
P001 a00a	P017 a01a	P037 a03a	P055 a05a	P069 a06a	P083 a08a	P097 a09a	P111 a11a	P125 a12a	P139 a13a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追查	交错	选择	面对	倔强	承受	矛盾	自省	咫尺	真相
P155 a15a	P171 a17a	P185 a18a	P201 a20a	P215 a21a	P231 a23a	P247 a24a	P261 a26a	P275 a27a	P291 a29a

第 1 章

暗涌

医生，一个肥得流油的职业。

医生，常被人骂作是被红包和回扣养肥了的猪！

萧克明听到过这种言论，很伤感，也很无奈。

萧克明，滨海市安然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每个月主刀大大小小二十几场手术。恐怕只要是脑袋没进水的人都会认为，这个萧主任可不只是肥得“流”油，而是富得“蹿”油。

然而，这个在外人眼中“蹿油”的科头并不富有，而且渐近中年的他还是“孤家寡人”，典型的大叔型剩男，家里连个嘘寒问暖的人都没有。最近，萧克明老感觉体力下降越来越明显。没人疼的他只有自己照顾自己——萧克明给自己定了一个健身计划，每天坚持晨跑。所以他的体型一直保持得不错，看上去还很帅。医院的女护士们常议论，说他是正高职称里面的第一帅哥。

萧克明也听到过这种言论，为此很是得意。

这天，萧克明晨跑回来，拿毛巾擦了擦满头大汗，正要去冲凉，电话响了。

“萧主任，不好意思，这么早给你来电话……我突然接到通知，3床的捐献器官已经有了，手术安排在上午九点……我知道你上午还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参加，不知道你能不能来做手术？你是3床的主治大夫，按规定，我要通知你……”来电话的是护士长李红燕。

萧克明马上说：“好的，你们赶紧做术前准备，3床的手术当然由我来做。至

于其他的事情，我另行安排。”

放下电话，萧克明长吁了一口气，为3床的病人高兴。3床病人等这个肾脏移植手术已经很久了，因为没有合适的肾源，所以一直挣扎在死亡边缘，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肾脏移植手术医生的“身价”高低之分，在于他每年的手术量。而肾脏的来源，在中国是极其匮乏的。每年全国有上百万的病人需要进行肾移植，而真正能接受移植的却只有两万例左右。萧克明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个手术机会。肾脏来源的公平、公正、公开性，一直是医疗界乃至全社会热议的一个敏感话题，在国际上也有人质疑中国的器官来源不够透明、不够公开。有人说，移植医生是一个在刀尖上跳舞的职业，而萧克明作为本市肾移植手术量连续三年排名第一的医生，当然也难免遭到非议。这一点儿，他心里明白。

萧克明匆匆洗浴后，开车前往医院。一路上，他一边思考即将开始的手术要注意哪些细节，一边给董院长打了电话，提出卫生局上午的那个会他不去参加了。

董院长同意了，并进一步指示说：“萧主任啊，现在正是争取我市器官移植中心是否落户到我们安然医院的关键时刻，你的这个肾脏移植手术非同小可啊，一定要给我打个漂亮仗！在实力上，先镇一镇那些和我们竞争的医院！”

萧克明笑了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院长你就瞧好吧。”

董院长长得很像韩国人，气质儒雅，说话柔声细语，多少带点女性腔调。医生护士们私下叫他“韩国大婶”。但董院长在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果断干脆，说一不二，甚至有点刚愎自用。这一点儿，萧克明十分清楚。

滨海市器官移植中心建设是滨海市“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项目，被列为今年滨海市医疗卫生系统的头等大事。而安然医院为此事也筹备了大半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作为安然医院泌尿外科的领头人，萧克明更是责无旁贷，从项目申报到各项检查，他事事操心，不敢有半点马虎。器官移植中心能否顺利落户安然医院，不仅关乎安然医院的名誉，更是他这个泌尿外科医生的职责所在——他把事业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汽车在清晨的街道穿行。萧克明看了看表，现在才七点过十分，街道就已经明显拥挤起来。萧克明不得不感叹，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快得都让人觉得被挤压得受不了，仿佛沙丁鱼罐头里的一条条沙丁鱼，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物质文明？

现在医生这个行业也慢慢地变味了，在利益面前，某些医生的良心脆弱得像妓女身上的衣服，这些食着人间烟火的“白衣天使”开始挖空心思地从患者身上抠钱，整天比着谁赚的钱更多。他们把灵魂卖给了撒旦，翅膀上捆了黄金，成了病人们私底下骂的“鸟人”。难道医生这种神圣的职业，真的已经被金钱所污染了？

萧克明每次面对这种问题，都是痛苦的。他知道，答案就摆在那儿，容不得他不承认。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资深医生，他心知肚明，在好多领域，尤其是有高额利润的器官移植领域，社会上配合某些医疗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法交易市场，而且近年来还有逐渐活跃之势。

萧克明知道，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虽然暂时还没有在他身边发生，但也不能就此说明以后就绝对不会发生。那个叫什么魏德豪的医疗器械商，不就经常在安然医院活动吗？而且他还频频找机会和他接触。听说，这个人就在暗中从事器官非法交易……想到魏德豪，萧克明立刻感到浑身不自在起来，以后自己要尽量提防着姓魏的，别给他被“污染”了。

就在萧克明驱车赶往医院的同时，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也有一个年轻人在赶往安然医院。她叫陈羽静，是华南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她刚刚考取了安然医院的见习医生资格，今天是她第一天去医院报到。

今天她起了个大早，做了充分准备后，化了个美美的妆，信心满满地出发了。可这会儿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她一早上的好心情，都被紧贴在身后的一个流氓给破坏了。这个流氓趁车厢拥挤，使劲往陈羽静身上贴，陈羽静躲了几次都没躲开。

流氓男人很有眼光，陈羽静脸长得很文静，身材很魔鬼，尤其屁股长得很漂亮，大学里男生给她起过一个外号，叫“美臀少女”，甚至还有一家本土内衣商



找上门想让她做代言。

流氓男人趁刹车之机，手在陈羽静的翘臀上着陆，有意无意地抓了一下。陈羽静害怕极了，她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不敢出声，只是像被蝎子蜇了一般抽搐了一下，躲到了一边。但车上人山人海，陈羽静又能躲到哪去，后面那男人则变本加厉起来，假装身体失去重心，索性将脑袋压在她肩膀上，手则往她的两腿中间摸去。

这一切被旁边的一个姑娘看在眼里，她一把抓住了流氓的手。

“你干吗？”

“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你说干吗？”

流氓耍横，甩开那姑娘的手，嘴里骂道：“谁他妈耍流氓，我耍你了吗？”

陈羽静见有人为自己出头，忙红着脸盯着流氓说：“就是你要流氓了！”

流氓逼向陈羽静，用手指着她的脸，说：“你再说！再说我抽你你信吗！”

打抱不平的姑娘柳眉倒竖，猛地一脚把流氓踹翻了。车上顿时乱成一团。

在众多乘客的帮助下，大家制服了流氓，可在那姑娘要求司机将公交车直接开到派出所的问题上，乘客们的意见又分成了两派，有人嚷嚷着说“上班迟到了谁管呀”。

最后，大家的目光都扫向陈羽静，她是受害者，她的意见分量最重。

“我……我今天真有急事啊……”陈羽静委屈地说。

“你怕什么怕呀？到了派出所，我给你作证，我陆亚南说到做到！我告诉你呀，你可不能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好心！你必须去派出所！我最看不惯受了欺负还不敢吱声的怂人，你要不去，我一脚把你踹下去你信吗！”打抱不平的姑娘一脸正气，咄咄逼人，一副假小子的模样。性格柔弱的陈羽静不好推却，毕竟是人家帮了自己，只好答应去派出所作证。

派出所里，陈羽静刚哽咽了几声，又被那个叫陆亚南的姑娘骂了一顿：

“这种事有什么好哭的？长成你这等漂亮模样的小女人，不会没见过耍流氓的吧？”

从派出所出来，两个姑娘俨然成了朋友。陆亚南问陈羽静去哪儿，陈羽静边抬手招出租车边着急地说：“我去安然医院，今天我第一天上班……”

想不到，陆亚南在一旁惊呼道：“我也去安然医院，我也第一天上班——哎呀！我们是同事呀！缘分啊！”

两个有缘分的新同事气喘吁吁地赶到安然医院时，还是迟到了，医院人事处的徐处长对她俩一顿好训。不过，陆亚南仍是十分高兴，因为她在医院里碰到了两个同学：一个是外号“小神童”的乖乖大男孩潘嘉辉博士，一个是大大咧咧的高材生何美芬。三人相见自然是一番亲热，然后陆亚南也向他们介绍了陈羽静。四人报到后，徐处长照例训了话，然后将陈羽静和何美芬分配到外科，将陆亚南和潘嘉辉分配到泌尿外科，要他们分别去找科主任报到。

萧克明赶到医院后，护士长李红燕立刻将肾脏移植的有关资料拿来了，说：“3床的器官移植申请伦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肾源合法，配型合适，手术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萧克明接过伦理委员会的文件看了看，一切手续齐备，可他还是觉得有些意外，不禁嘟囔了一句：“3床的这个肾，来得有点太顺利了！”

护士长李红燕看了看萧克明：“顺利不好吗？是不是这个器官来源有问题？”

萧克明似乎被触碰到了敏感的神经，脸色变了一下，边往外走边说：“准备手术吧！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别瞎管！再改不了这毛病，就给我滚出泌尿外科！”

萧克明经常骂人，所以李红燕也习惯了。

3床的肾移植手术很顺利。萧克明做完手术，疲惫地回到办公室，见走廊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举止拘谨，仿佛做了什么错事。

“是新来的吧？进来吧。”

“我叫陆亚南……”

“我叫潘嘉辉，早就听说萧主任医术精湛，能够分到萧主任手下真是三生有幸……”

萧克明刚一坐下，就听见两个年轻人自我介绍，陆亚南倒挺实诚，只是缺了点心肝；那个潘嘉辉，马屁拍得有点油滑了。唉，现在的年轻人啊……



萧克明一抬头，看见潘嘉辉居然跷着二郎腿坐下了。

“站起来！让你坐了吗？”萧克明气不打一处来，“潘嘉辉，听说你今天报到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浩浩荡荡地全来了，你人还没到泌尿外科，人事处的状已经告到我这儿了！我告诉你，这是医院，不是幼儿园……”萧克明转脸又对陆亚南说，“今天迟到是怎么回事？不要给我强调什么客观理由！如果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你也敢迟到吗？弄不好就是一条人命的大事！别在这儿翘着个脸倚小卖小，装模作样！我告诉你们，新分来的医生有试用期！这是第一次，如果要是下次再犯，就把你们全退回医学院！”

萧克明骂得气势汹汹，很过瘾的样子。

陆亚南和潘嘉辉忙缩了头，吓得不敢说话。

相比较而言，陈羽静和何美芬入职第一天的境遇就好得多。刚刚做完一个成功手术的外科主任朱怀伍，不仅给她俩开了个简短的欢迎会，而且还宣布了一个有奖竞猜题目，本周内，谁能答上来，谁就能第一个参加他的手术。陈羽静和何美芬面面相觑，真是太刺激了。

受到刺激的，还有泌尿外科17床患者钱鹿鹿的家属。本来3床的移植手术获得成功，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而且他们也听泌尿外科副主任高强说，外科有一个签了器官捐献书的病人正在抢救，估计快不行了。这个患者的配型和他们女儿一致，现在他们女儿是第一顺位，有了器官肯定是她的。可最新传来的消息却是外科的那个患者手术成功了，这就意味着他们期待的肾脏没有了！

家属还想纠缠高强，被高强轰走了。高强在医院是一个异类，说他是异类，是因为他敢给院长提意见，敢讽刺别的科室主任。他的资历比萧克明深，但却是萧克明的副手，而萧克明对高强的态度，也不像主任对副主任，倒是像学生对老师，每次见了，都莫名其妙地毕恭毕敬。高强的霸气和清高是全市医疗系统远近闻名的，他对医生和护士下指令，语调低沉而浑厚，而且从不说第二遍。有人说，高强医生的眼睛在对方的脸上能停留5秒以上，就是极看得起你了；也有人说，高强医生的做派和气势根本不像个科室副主任，至少像个副省长。

17床患者家属再也坐不住了，偷偷溜进萧克明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对他

说：“萧主任，听说只要多花钱，就能通过另外的渠道找到肾脏？”

萧克明一愣，他很讨厌患者家属用这种口吻和他说话，好像他所从事的事业，只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只要有钱，什么规矩都可以不讲。他厌恶地问：“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什么另外的渠道？”

家属笑了：“价钱可以商量。”

萧克明火了：“我明确告诉你，我没有什么别的渠道！我们医院也没有什么别的渠道！如果你们有什么别的渠道，那好，我会尽快安排你们转院……”

家属说：“干吗把话说得那么死，我可以出到二十六万！”

“请你出去，我要工作了。”萧克明见家属愣愣地站在那儿没动，又说，“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肾脏的来源都是公开化的，请你耐心等待，别听风就是雨，犯法的事我们不做！”

家属也急了，大声说：“骗谁呀？萧主任，肾脏来源有第二渠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我还不信了，我花钱办不了事！”

“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吗？非法买卖器官是要坐牢的！”萧克明一指门外，“如果你再跟我说这些，我就叫警察！”

17床家属愤然出门，走到走廊尽头拨通了一个电话，压低了声音说：“给我联系魏德豪……”又回头骂骂咧咧道，“萧克明他妈的算什么东西！假正经！”

同样在背后骂萧克明的还有新来的医生陆亚南和潘嘉辉，下班的时候，他们找到外科的何美芬，互相交流上班第一天的感受。陆亚南说：“别人都说泌尿外科正副主任，一个是‘萧寨主’，一个是‘高大炮’，都是人间极品！我今天算是明白了，他这个寨主有多凶！我看啊，他不仅仅是山寨的寨主，准确地讲，应该是欠债的债主！好像人人都欠他二百五十块钱似的！”

“就是就是，还有那次，我们给38床查房，病人的病历我们看过了，各项数值都正常，用药也不需改动……可萧寨主说我们什么？说我们只在38床前站了38秒，是对患者极大的不负责任，我们这种‘白衣天使’从天空落下来是脸先着地的！有他这么小题大做的吗？！38秒……唉，现在医院都传开了，叫‘38秒门’，郁闷死我了……”潘嘉辉也说道。

“还有呢，我只不过进门没有敲门，他就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还说我不只会当医生，连做人都不會，还要把我退回人事处，要我滚，简直气死我了。像他这样做人，竟然还教训别人怎么做人！”陆亚南越想越生气，如果按她在学校的脾气，估计早和人动手了。

“萧主任怎么这样呀？幸亏我没去泌尿外科。”何美芬听他们两个诉苦，后怕地拍拍胸口，说，“不过我可是听说，百分之五十的大牌医生都骂人，这是我上医学院一年级就知道的。你们还是忍忍吧，忍到你们也成了大牌医生……”

“我靠！那比媳妇熬成婆还难啊！”潘嘉辉做吐血状。

何美芬和陆亚南都笑起来。

“陆亚南，还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呢。你不是还没找到住的地儿嘛，我找到了。陈羽静租了一个三居室的房，有一百多平米呢，正好我们三个人可以合租，又经济实惠，又可以互相照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何美芬对陆亚南说。

陆亚南兴奋起来：“好啊，好啊，我正愁这事儿呢，我们现在就去搬。”

潘嘉辉在一旁打着哈哈说：“哎哎哎，有好事也想着点我呀，你们都住一块儿了，那我怎么办？我能不能也合租合租？”

陆亚南笑着捶了潘嘉辉一下，说：“好啊，欢迎你来合租！不过有一点儿，你得先变性——哦，不，你压根儿不需要变性！”

两个女生哈哈大笑。何美芬拉了拉潘嘉辉，说：“走啊，你也别闲着了，给我们搬东西去呀。”

高强将一个大箱子从衣柜顶层搬下来，他打开箱子，从里层翻出几张存单交给老婆，说：“明天你就把钱取了，赔给人家……这次看这个小鬼崽子还吸不吸取教训！你见到他，就对他说，我救得了他一次，可救不了他一辈子！如果他再和人打架，那就直接蹲监狱去吧，什么也不要说，我就当没他这个儿子！”

高强今天下午才知道，儿子斗殴致人重伤，对方家属提出，如果能赔偿五十万就庭下和解，不再上诉。可是五十万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除非把房子卖了。可房子卖了，住哪儿？后来，老婆又打电话给他，说只差二十万就可以摆平。

高强一咬牙，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

“这个儿子你也该好好教育教育啦！不要成天只惯着他！”高强递过存单后又问，“是不是伤者家属又同意降价了？也是，五十万，抢钱啊还是要卖他儿子啊！”

老婆瞪了高强一眼，说：“怎么可能呢？现在狮子开大了口，哪有不吃人的道理？五十万，人家一分钱不少！要不是魏总出面帮我们调停，并且借给我们三十万先期赔给人家，估计这会儿你儿子早就在法院了。”

“哪个魏总？”高强觉得不妙，“你怎么能拿人家的三十万？”

“就是魏德豪嘛，人家热心快肠的，都是熟人，我怎么好拒绝？再说了，我们也要有拒绝的底气呀，没有人家的三十万，我们怎么救儿子？”

“谁说我们和他是熟人？你要搞清楚啊！”高强急眼了，脑海中浮现起魏德豪那副谄媚的嘴脸，“我是国家公职人员，是医院的中层干部，而他是药商、医疗器械商，这层关系是很敏感的，我们之间是绝对不能有任何经济来往的！你是老医生家属了，这还不懂吗？”

“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你说你一个堂堂的泌尿外科副主任，连五十万都没有，你说得起话吗？你给我叫叫叫的叫什么劲？你看看人家医院的主刀大夫，还不说搞器官移植，就是随便动动外科手术，那钱还不是哗哗地进？你呀，也该醒醒啦！”

“放屁！不该要的钱老子绝对不要！你再瞎嚷嚷，信不信老子抽你！”高大炮脾气一来，老婆也是知道怕的。高强吼道：“把钱还了！马上借钱！就算砸锅卖铁，咱也要把他的三十万给还了！”

高强说到做到，找亲朋好友、单位同事，只要有点交情的，开口就借钱。就这样几千几万地凑了几天，手上有了十二万。高强正在琢磨是不是找魏德豪谈谈时，魏德豪反而主动约了他。

他们见面的地点是个很有情调的咖啡馆，高强进来后瞅了瞅环境，心想，魏德豪这老小子是不是经常在这种地方密会他的小三呀？

魏德豪的公开职业是医疗器械商，可他的背景却极端复杂，判过刑，进过监狱，干过码头装卸工，替人收过保护费，但现在却是风光无限，豪宅名车，前呼



后拥。公司里员工只有极少数人喊他“魏总”，大多数人都喊他“大哥”，他人长得也魁梧凶悍，一脸横肉，一身江湖气。

高强心知这样的人不能得罪，但也不能结交，看着魏德豪有恃无恐的样子，他的心倒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他约自己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魏德豪点了拿铁，高强要了茶。魏德豪看高强警惕地看着自己，嘿嘿地笑了：“老哥你脸不要绷这么紧好不好？嫂夫人是我的学姐，我请你喝杯咖啡，你不会误以为我要贿赂你吧？”

“是不是贿赂我，我不知道。但我先声明一声啊，你借钱的好意我心领了，但钱，我要马上还给你。”高强挺了挺腰，心想，你小子约我还有好事？不会这么快就逼我还钱吧？

魏德豪眨眨眼睛，意味深长地说：“你看你说的，我今天约你，跟还钱无关。”

“跟还钱无关？那一定跟赚钱有关，对吧？”高强一针见血。

魏德豪笑着说：“还是你高主任聪明。实话实说，我还真有一个买卖要找你。怎么样，只要你接手，赚钱不是问题！而且我答应你，这次买卖的利润都归你！我只是图一个以后能长期合作的稳固关系。你考虑一下。”

高强不卑不亢地说道：“你也不赖啊，我就知道你不会白借给我三十万。说说看，是什么买卖？”

魏德豪喝了口咖啡，压低了声音：“就是你们泌尿外科17床的肾移植，你只要同意做，我来提供肾源。捐献肾脏的文件资料和电脑排序，保证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捐献者其实也是自愿的，无非是为了钱，不犯法。”

“17床？他们找过你？你能耐够大的呀。不过我告诉你，我高强不做这买卖！”高强说着掏出十二万现金，放到魏德豪面前，“还差你十八万，但你放心，容我几天，这钱我一定还给你！”

魏德豪看都没看钱，接着说：“你着什么急呀？容我把话说完，你只负责安排手术，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17床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人家愿意出钱，你老人家还不愿意要吗？”

高强说：“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只要手术成功，三十万就免了？”

魏德豪笑了笑：“聪明人就不要把话说那么白嘛。”

高强说：“其实聪明人根本就不会和你这种人打交道。我老婆就不是聪明人，跟你借了三十万。电视剧里头怎么说来着，‘好事来得太快，肯定是个套’——你给她下了套，现在只有我来解了！”

高强说完，留下钱头也不回地走了。

高强去找了萧克明。本来这几天借钱，他没有去找萧克明，虽然他们是好朋友，但萧克明毕竟是他顶头上司，而且萧克明比他小，他开不了口。但现在，他必须要去找萧克明，为自己，更是为医院，他都必须要将17床和魏德豪之间的勾当，向院方说个清清楚楚，不要让魏德豪这样的败类钻了医院的空子。

萧克明正在起草一份有关器官移植中心的文件，听高强说了魏德豪的事，不禁皱起眉头，问：“你还差魏德豪多少钱？”

高强红了脸，说：“这个就不劳萧主任了，剩下的钱我一定想办法早点还上。”

萧克明说：“我明天拿给你八万。你就不用和我计较这么多了，你我是朋友，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医院，你和姓魏的这种人早一点儿脱离金钱关系，对医院就是福音。”

高强有点意外，说：“你前女友出国的时候，你的钱不是都赞助给她了吗？八万不是个小数目……”

萧克明笑笑，说：“我现在手里正好就八万。你赶紧把钱还给魏德豪。”

魏德豪借给你钱这事我在院务会上通报一下，反正你赶快还给他，这事就算干净了。”

几天之后，高强又筹到了十万，连同萧克明借的八万，正好是十八万。当他把钱还给魏德豪时，明显看到魏德豪的眼睛里在往外蹿火。但此时的高强，却是一阵轻松，他把自己的声誉看得很重，前些日子一直担心魏德豪借钱之事使自己的名誉受损，现在好了，终于可以和这个人划清界限了。

有人轻松，就有人发愁。发愁的是陈羽静。陈羽静和何美芬本来在外科工作



得不错，但两人却因为朱主任的那道测试题，闹起了别扭。

那道测试题就写在外科办公室外的白板上，陈羽静经过几天思考，那天终于大着胆子在白板下面写下了答案：急性原发性膈肌炎。

此时萧克明正好路过看见了，鼓励地对陈羽静笑笑，却吓得陈羽静将答案擦掉了。

萧克明说：“怎么擦掉了？怕写错了挨骂？第一，朱主任不爱骂人；第二，朱主任爱讽刺人；第三，朱主任的手术的确很漂亮，要争取早一点儿跟他的手术。”

陈羽静慌里慌张地说：“我只是从一本书里查到一个类似的病案，上面说是急性原发性膈肌炎，但是我不确定对错。”

萧克明说：“对错只有你写上去才能知道。”

陈羽静还是没勇气，说：“我想再确定一下……”

晚上，陈羽静就将这件事对何美芬讲了，何美芬正在为这个答案伤脑筋，听了后就说：“萧主任怎么对你这么关心呀？上次他还主动给你的病人插导尿管，解了你的围……喂喂喂，他该不是看上你了吧？哎呀，萧克明是咱们医院有名的正高职称里唯一的单身汉，他可是钻石王老五啊，又是咱们医院的权威，前途大大的……我说，你可得把握好机会呀！”

陈羽静啐了何美芬一口，说：“瞧你那色迷迷的样儿，净说些没正经的，我又不是财迷，干吗非得嫁钻石王老五！你再这样，我不理你了啊！”

这时陆亚南进来了，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这跟她平时大大咧咧的性格倒有些反差。两个姐妹费了好半天劲才了解到，原来陆亚南又受气了。陆亚南说：

“今天做手术，我就说了一句高主任手抖了，就被赶了出去，还被我们科室的孙浩然医生狂骂一顿。李红燕也说我不懂行规。我在泌尿外科真的待不下去了，那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我都成受气包了！”

何美芬说：“你这纯属自找。你想想看呀，这种事情，轮得到咱们这样的年轻医生来瞎评论吗？”

陆亚南反驳道：“怎么是瞎评论？所有人都看到了，只是他们不说而已。是，我当众说高主任手抖是我不对，但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如果身体到这种地